

临海古城时光

■ 项学品

临海，顾名思义，是一个靠近海的地方。在印象里，沿海的海滨城市都会是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可出乎我的意料，临海竟然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它从台州府的历史中走来，带着江南古长城，满城的古朴，一路走到这个陌生的现代世界。

青砖、拱门、彩旗、瞭望台，构成一座传说中的崇和门，令人仿佛穿越到遥远的台州府。这座城门伫立在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而它一点不碍眼，似乎在无声地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和临海人对历史无微不至的呵护。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坐三轮车的，都不慌不忙。甚至开小汽车的，也都是慢悠悠的。街道不宽，店铺不新，可一点也不拥挤，不喧嚣。

从崇和门里出去，跨过马路，在郁郁葱葱的树木间，沿着石板走几步，东湖便赫然出现于眼前。它笼罩于高耸苍翠的树木间，如一位羞答答的姑娘，露出迷人的酒窝，却留给我们一个无限美好的想象。沿着东湖边的小路散步，你尽可以慢吞吞、晃悠悠。东湖的时间，仿佛来自于那遥远的从前，让我们不知不觉慢下脚步。在湖边，到处可见钓鱼人。独钓者，安然地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手握一根鱼竿，注视着，注视着，平静如东湖之水。也有三三两两一起骑着自行车来的，或靠着树干，或坐在板凳上，或就直立立地站着。



（资料图）

他们悠然地钓着这午后时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亦不管那桶里有鱼无鱼，是大是小。马路上的人，走着走着，便踱到公园里。对于他们来说，时光似乎就是用来在东湖边消遣的。湖面上，小船悠悠，孩儿笑声清越。走在湖边的青石板上，杨柳依依，清风习习。

那时，我忽地羡慕起临海人，羡慕起那悠闲的东湖时光。我想，拥有东湖的临海人，怕是不会再对其他的湖感兴趣了吧？记得之前，我总对西湖怀着十分好感，一次又一次地前往，即使游客如潮，即使走马观花地奔走，即使很多地方经济歇坐的地儿都难以找到。如今，因了东湖，因了它的秀美，它的悠闲，它的小城，它的古朴，西湖也该是逊色了。

从东湖公园出来，我们便坐三轮车前往紫阳古街。顺着古街望向深处，游客稀少。偶

有一些骑自行车的市民，往巷子里绕。两旁的古民居，住着的似乎也都是主人，或躺在靠椅上，或正在准备晚餐，或聚在一起聊天。间或有一些店铺，也都显得有些冷清。石井边，开着一个小茶座，狗儿慵懒地眯着眼。一位年轻妈妈和孩子在旁边空地打羽毛球。一位时髦女生从自家院子里出来，锁好大门，骑上电驴，赶赴美丽的约会。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儿就是古城人的家，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儿生活。沧桑的石板路，红红的灯笼，斑驳的砖块，坊牌上高立的蓬蒿，深深的巷子，古老的藤椅，都在告诉我们这古城那厚重的历史积淀。

走完紫阳古街，便是南面的拱形城门。城门上方的古长城，就是在原来台州府城墙的基础上改建的。据说当时为保护这一文化古迹，临海几乎人人都为它出过力，捐过钱。南城门，车儿进进出出，就如我们上高速经过隧道一

样，是那么的自然。原来，我们的传统和现代也可以如此完美结合。

要说古城夜晚最为热闹的，非崇和门广场莫属。树丛下，水池边，这儿一群，那儿一拨，密密麻麻几乎都是人。有打牌的，有跳舞的，有散步的，有乘凉的，也有看热闹的。但最多的，还是那一拨拨练声、唱戏剧的。你方唱罢我便登台，接连不断。咿咿呀呀，咿咿呀呀，伴随着古朴的二胡乐曲。整个广场，无论哪一个角落，都能落入耳里。甚至整个古城的上空，都飘荡着空灵的戏曲声。

徜徉在古城的巷陌街头，吃手擀面，坐三轮车，我仿佛迷失了自己。亦不知道究竟是我穿越到了古城的时光，还是古城原本就在风风雨雨中屹立着。

看一段江南长城，品一剪古城时光，咿咿呀呀，咿咿呀呀……

自古多情伤别离

金春妙

“妈妈，让我送你吧！”当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提着行李下楼时，儿子从教室里冲出来，眼泪汪汪。他的伤感感染了我。我放下手中的行李，抱了抱他。儿子已长成如我一般高，但心智尚未成熟，每当我出差，眼里总是说不出的不舍。

“自古逢秋悲寂寥”，更何况离别。走在校园狭长的过道上，我和儿子一路无语。深秋搅动着人的愁绪。灰暗的天底下，大地像蝉蜕壳一样，脱下生机盎然的绿装，换上红黄绛紫的秋装。秋风瑟瑟，卷起一树桂花香，一朵一朵都是经年的记忆。

我的目光游离到远方。小时候，每逢春节团聚后，父母都要离开我和弟弟前往乐清经商。在他们出发时，女孩的矜持总让我躲在楼头抹泪，而弟弟直接拉住母亲衣角号啕大哭，不舍和哀怨的哭声传遍整条街。父亲决绝地离开，母亲在转身刹那不断拭泪。那情景至今想来仍不是滋味。在上世纪80年代，交通十分落后，去一趟乐清要转五六次车，渡两条江（飞云江和瓯江），搭上整整一天时间，才风尘仆仆抵达。两地仿佛隔着天涯海角，见上父母一面总要等到寒暑假。长久的别离无形中荒芜了亲情的记忆。我和弟弟像尘埃中飘零的蒲公英，在远离父母的目光中漂浮不定。而我们的个子却在一次次长久分别和短暂相聚中拔节长高。

后来，看琼瑶的《情深深雨蒙蒙》，情节已经模糊，唯独其中插曲一下戳中我的泪点：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你几乎把手儿挥断挥断……因为日本入侵上海，男女主人公被迫分开，这首《离别的车站》在剧中反复吟唱，引发众多感慨。

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每个人的的一生其实都浓缩于无数次的别离当中。父母送孩子上学是别离，恋人分开是别离……多种别离况味不同，悲伤程度各不相同。短暂的离开，悲伤只在分离的刹那，时过境迁，目光转移，情绪得到收复；长久的离别，日子驻留在思念的秋水里，虽漫长终有相见的一天。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不论是离别歌曲，还是离别诗词，都道尽众生离别伤感。唯有离别，才知前情珍贵。透过历史尘埃，南唐李煜被赶出金陵，押往汴京那三步一回头的无奈和哀伤：“别时容易见时难！”在异乡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怎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与其说李煜被毒酒害死，不如说他是被离愁愁死！

帝王将相挡不住离愁侵袭，布衣百姓亦然。

前日听一乡邻说，一八十多岁的老妪猝死，老伴日夜哭泣，一周后因哀伤过度也驾鹤西去。哀哉，把别离的悲伤演绎到极致，徒留世人唏嘘感叹。

煽情的离别诗人柳永，不厌其烦为离别背景作了生动描摹：“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不着“离别”一字，离别的伤感情绪早已力透纸背，千百年来住在人们心里，每每离别就要发酵，直到挥手瞬间，喷涌而出“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所有时光里的事物只能伴着走过一程，因为离别无时无刻不在，所以更要珍惜相聚时光，友情也好，爱情也罢，抑或亲情，都是有时间期限，一转身便是光阴的故事……

篾席情结

张秀玲



（资料图）

近几个月，皮肤莫名发痒，用手搔一下，一块块红斑接踵而至。医生告知，这是螨虫所致，建议我把席子暴晒几小时。我照做了。治愈后，过段时间，又复发。医生劝我别用双面席了，很多人都患这皮肤病。我怯生怯问，哪种席子合适？居然被告知，最理想的是传统篾席。

这下可为难了。时下大行其道的大都是麻将席、双面席，去哪里寻找曾经的篾席？

我四处打听，先想到老妈家。老妈喜欢用传统的东西，且敝帚自珍。果然，老妈家里原来曾保存两床，一直用着呢。只是边角有些破损，篾匠过来修补几回。尽管期间姐妹们给她买了

麻将席，但她依然如故使用篾席，还说麻将席睡得不舒服，打理太笨重。直到前年，顽劣的三四岁双胞胎侄儿，用手指和一些小工具，硬生生将篾席中间的小洞，挖成一个大洞。若是几年前，乡间还偶有篾匠走街串巷来修补。而今无迹可寻了，这不，等了两年，依然找不到篾席师傅，只得作罢。

话语间，老妈一直为被弄坏又没人修理的篾席叹息不已。叙述着篾席起起落落，老妈抑扬顿挫，难以割舍。其实，我对篾席情愫并不啻于老妈。

小时候夏天，我们就睡在篾席上。那时候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稀缺，但从没觉得夏天晚上炎热。据说，用得越久，

篾席越光滑，用得越旧，篾席也越凉快。不知不觉中，颜色从原来青绿逐渐转为棕红或棕黄。每晚临睡前，如果闷热，我们都会拿到院子，直接用水冲洗篾席，而冲洗后的篾席更为冰凉。用久了，难免有些破损，大人们都不轻易扔掉。

我结婚后，母亲曾送我一床叫人精心打造的篾席。篾席跟随我10多年，变得光滑爽肤。只是10多年前，我搬了新家，一切都换新了。那时五花八门的席子正大行其道，再说轻薄的篾席放在席梦思上也不适宜，就这样，篾席被我更替了，还好，我送给母亲了，让它得其善终。后来女儿独立睡觉时，买了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不知是当时买不到如此宽度的麻将席，还是我骨子里难舍篾席，用上了大姐拿来的旧篾席。经年使用，现在女儿那床篾席越来越光滑，黄褐色的光泽透析出年代久远，犹如石板路在路灯下发出的幽光。每次女儿不在家时，我都喜欢睡她的床。每次贴近，犹如一种邀请，一种熨帖的透心凉浸入肌肤，又似在重温童年故事。

很多情况，我们都是在比较后才能明了自己的感情取舍。跟着流行，用过麻将席、条状竹席，还有双面席。但发现这些都不如篾席，始终得不到篾席那种恰如其分的凉快。

随着时代发展，手工编织品逐渐退出舞台，手工篾席也无迹可寻，而曾经的编织师傅

也早已改行。

记得我们村里原有一位篾匠，家就在村子路边，我们经常看到他在院子里编篾席。而今有几个环节我记忆犹新。把竹子用火烤，使之弯曲。把长竹子削成竹条子，从粗到细。更多的时候，他蹲在地上编织。后来才明白，其中劈篾是细致活，没有多年道行的人是做不好的，不是粗细不均，就是中途断了。可惜，当我打听这位篾匠时，妈妈说他老了，早已不做了。

为了身体，也为了篾席情结，我继续打听。最后在盛产竹子的山区，终于打听到一位老篾匠。只是打造一床，价格不菲，工时要一周左右。

毫不犹豫答应了。如果距离不是太遥远，我真想去现场看看，重温那编织过程，因为喜欢一样物件，更多喜爱那个物件产生过程，犹如喜欢小孩，就喜欢看她长大过程中的每个举动。



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扫一扫，加关注。欢迎关注来稿：941222480@qq.com